

太平天國與列強之關係

董修民

一、序 言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發生於鴉片戰爭之後與英法聯軍之前，乃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大事，震動中外。其意義非常重大，其影響亦相當深遠。

太平天國諸領袖之革命目的，在奪取天下建立新朝。洪秀全不僅要作中國之王，還要作「萬國真主」。他的野心雖大，而知識幼稚。自起事至失敗僅十餘年耳。

初，西洋諸國對於清廷傲慢自大的態度，原懷不滿，對於太平軍以基督教為號召的民族革命運動頗感興趣，然而未與之發生關係。及太平軍以破竹般的攻勢，佔領南京及長江流域若干重要城市之後，造成一個新的局面，足以影響中外關係，猶足以引起西洋各國政府及其在華傳教士之注意。西洋國家中最關心太平軍發展的是英國、美國和法國。她們在華主要的利益，為通商與傳教。太平軍的活動既已逼近沿海的通商口岸，換言之，即長江流域大部地區已為太平軍所奪取，則西洋國家就其商業的利益關係，乃不得不密切注意這個運動的演變。再加上她們對太平天國在政治方面所懷抱的希望和興趣，她們乃急欲發現太平天國對她們的態度，以便作為她們對華政策的基礎。

總之，太平軍自金田起義至南京奠都期間（一八五〇——一八五三）未與列強有任何接觸。故其與列強之關係當在奠都南京以後（一八五三——一八六四），此即本文所論述者也。

二、奠都初期與列強之關係

甲、與英國之關係

英國在華的商業利益最大。她爲爭取在華經商的自由與平等，會不惜使用武力，以打破中國閉關自守的政策。太平軍興起之後，英國便認爲這次叛亂與以往的迥然不同，命令駐華英使密切注意其發展，並隨時向政府報告其動態。一八五三年英國駐香港總督文翰 (Sir S. C. Bonham)，爲了調查方便起見，於三月自香港乘哈爾咪吐 (Hermes) 軍艦抵達上海，他曾說，上海英商因他之到達，而人心大爲鎮定。當時英國駐上海領事何禮國 (Rutherford Alcock) 對太平軍的報告，與英使自己對太平軍的觀察，大致相同。他們都認爲太平軍是一股新興的力量，乃中國人反抗滿州暴虐政治的民族運動；這一運動所向無敵，現已臨近南京地區，預料該城不久即將陷落。並且認爲，南京一旦失守，中國政府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因爲南京的地位適當長江的要衝，居大清帝國的中央，接近運河，足以阻礙一切交通，切斷帝國南北的糟運。所以，認爲此一情勢的發展，不可忽視 (註一)。

及太平軍逼近南京，上海英商不免發生恐慌，英國的商業亦受到損害。此時接近上海各地，已陷入無可如何的混亂狀態。雖然他們認爲上海的安全，還是沒有問題的。當時在上海方面的英船，除哈爾咪吐號外，尚有沙拉曼德 (Salamander) 號，莉莉 (Lily) 號；此外，法國有加西尼 (Oasini) 號，美國有色奎哈那 (Sasquehanna) 號。外人生命財產的安全，顯然尚有所憑藉。英美在滬僑民，亦曾屢次開會，議決徵募英美義勇隊與英美海軍合作，以保衛租界內外僑的身家財產。最後英領事何禮國乃與其他國家的領事共同主持一個僑民大會。何禮國便是這一次僑民大會的主席。這次會議除接受以往各次小型會議的決議案之外，並指定由英國委員四人與美國委員一人，共同組成合作委員會 (註二)。而由英國費士班 (Captain E. G. Fishbourne) 艦長，協助義勇隊作種種防衛的措施。

英國與美法二國顯然採取了聯合的政策。她們在華最大的利益都是通商和傳教，他們一致認爲，這種利益倘因中國內戰任何一方之攻擊而蒙受損害，便應該使用武力保護權益，運用武力獲得賠償。她們三國之間，還建立了幾項基本的諒解。她們認爲爲了維持世界自由和平起見，必須保持中國的獨立與自主，因而對於內戰的雙方，應採取中立政策，如有任何國家在這時採取趁火打劫的行爲而向中國作非分的要求，則三國必聯合一致以武力制止之；她們並且認爲三個國家在華的商業利益

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國而獲得特殊利益，其他二國均得援最惠國條款的先例，以取得同樣的權利；至於宗教利益，各國仍按各該國的信仰在華傳教，但絕不可協助中國的基督徒反抗他們的政府（註三）。這便是當時西方三個主要強國對中國內戰的態度。

大清帝國政府却不知道外國的這種態度。眼看叛亂行將瀰漫全國，蘇松太道吳健章曾奉江蘇巡撫楊文定命，致書上海英美領事，請求派遣停泊上海口岸的兵輪，予以協助。上海英領事何禮國乃於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覆書吳健章，謂關於派輪援助南京一事，請由兩江總督直接與英國全權代表港督文翰相商。旋而英使文翰並曾於四月八日派上海英領事署翻譯麥廸樂（Thomas Taylor Meadows），持文往見蘇松太道吳健章，聲明除保護英人財產外，不能以兵相助。可是，吳健章一面雇得澳門葡萄牙划艇十三隻上駛鎮江一帶，一面却宣稱英國兵輪即向太平軍攻擊，以挑撥太平軍與外人的感情。文翰爲明瞭真相，即派麥廸樂自上海西上調查。麥廸樂乃於四月十四日自上海經蘇州常州到丹陽，並於次日折返上海。麥氏曾於此行親見清軍佈告，謂英人允以軍艦助攻太平軍（註四）。另一方面，英使文翰，曾發現有一家美國商行派商船一隻赴南京，據云上海美國副領事即爲該商行股東之一，有人謂該商行係將商船租與吳道臺，派往戰區藉以增加官軍的聲勢。文翰曾指美商此舉爲不智，並因此認爲准許商人充任領事，乃最壞不過之政策（註五）。

英使文翰雖然曾派翻譯麥廸樂赴丹陽一帶調查太平軍的動態與性質，但所得的情報有限。他認爲有親自赴南京的必要。他給英外相柯拉蘭登爵士（The Earl of Clarendon）的報告，便可看出他亟於啓程調查太平軍的理由。略云「革命軍對於外人的態度如何，吾實未能滿意。革命軍之令人驚懼，似出人意表，因此其對外人之態度，余必作進一步之探求；如不得其明確的表示，誓不甘休。尤其是現已確實證明上海道臺不憚煩勞，散佈虛偽的謠言，用盡方法以欺騙革命軍，使之相信吾等已左袒清軍而與其對敵，則吾之探求確信，更爲重要矣。在該道臺致其他官吏公文文中，曾宣稱吾等已派遣武裝輪船至南京，鎮江協助官軍。附上常州知府所告發之譯文一份，益能證明以上所說爲不誣也。處於如此的環境中，吾意應即乘爾咪吐號溯楊子江上行，至能否遠至鎮江南京各處，當視環境如何以爲斷耳。吾現在之目的，乃在向各方明白解釋英國政府現時保守中

立，藉此可對革命軍揭破上海道臺所捏造之無稽謠言，或者此舉可使革命軍首領明白宣佈彼等對外國人之態度，亦未可知。無論如何，此舉總可令麥迪樂安然近抵戰區，不致有中途被阻之可能。而且吾如決定派其往見革命軍首領等，則以戰艦駛近，則彼當得較為優待的接見也（註六）。」

文翰乃於四月二十二日率艦長費士班翻譯麥迪樂等乘哈爾咪吐號軍艦自上海往南京，視察太平天國實況。雷諾茲（Reynolds）率一中國船在前面引水。英艦曾一度在江陰擱淺。二十六日抵鎮江後，曾見吳道臺所雇的十三隻葡萄牙划船及英美人統帶之清軍武裝船隻泊於鎮江下流十二英里處。該艦乃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停靠焦山（外人稱銀島）。翻譯麥迪樂乘中國船登岸，發現從前之大廟現已一空，偶像皆被毀壞，狼藉滿地，僅有未逃亡之少數和尚出現，他們並已被迫蓄起頭髮，據稱倘不如此將有殺身之禍。經詢問和尚後，知太平軍時來時去，太平軍在鎮江東北二哩處有礮臺並泊有水師。旋于英艦自焦山上駛時，忽然兩岸礮臺及船隻向其開火。原來清軍雇用的划船及雙桅划船尾隨英艦之後，擬利用機會攻擊鎮江太平軍，英使文翰等在此種情形下並未還擊，一面派人函達城內說明來意，一面繼續上駛。英艦駛抵瓜州時，清軍戰船與太平軍雙方戰鬪尤未停止。

哈爾咪吐號軍艦在赴南京途中所遇若干非武裝船隻，大部份係太平軍自長江東下時所裹協之商船。英艦乃託兩個中國船夫向南京駐軍送信，其措辭與在鎮江致送太平軍者相同。當夜泊於南京下游於十二哩處，曾見幾個火光熊熊的木筏順流東下，次日英艦上駛抵達南京附近，礮火忽大作，既而英艦默不還擊，礮火旋乃停止。隨即有太平軍八九人乘小船來艦，其中並有一青年軍官，着紅緞上衣，一看便知是一老長毛。他們與艦上的英國人曾攀談甚歡。同時，雷諾茲向岸上守軍送一書信，亦即得礮臺守官作復，雖文字欠佳，而措辭却甚有禮。

此時，英國欽差大臣文翰，覺得應即派麥迪樂登岸，使其訪問太平天國各領袖，預作會晤之準備。麥迪樂受命後乃與海軍上尉斯普拉特（Spratt），攜帶哈爾咪吐號艦長費士班致太平天國當局書進城。該書云「總理南京等處軍政大人臺下：茲者，我英國火輪船到此，並非襄清打仗，係有事與貴處相商。廣艇及上海道雇之兵船，乘我船來時機會，跟隨我船至鎮江打

，均不與我相干，我們均係並不知情，故此預告貴處，不必驚疑。務須分晰明白，接信後即請貴處官長一員，來我火輪船晤談一切爲要，我船（過）鎮江時，本擬與貴處官長面晤，緣廣艇乘機開放槍砲，故思直達南京也。特此，順候近安。管理英國哈爾味吐火輪主人費士班頓啓（註七）。」

麥迪樂與斯普拉特二人率隨員等在無數太平軍圍繞中，由一二自願的嚮導引領，由水西門進城，步行半小時至城北一王府。麥等排列兩行，站立路邊，看見有二位高級官員身着黃色綢袍，頭戴風帽，自內出現，當戶而立，後悉他們即是北王與翼王。是時四周士兵即促麥迪樂等下跪。麥等不從，而僅向前脫帽，聲明來意。彼等毫無答覆即退入室。此時喊跪之聲，猶不絕於耳，並以言語及手勢促斯普拉特解除其佩刀。麥迪樂勸其對此種請求可置之不理，並相偕自動跟隨該二領袖入內。及至室內，即走向二人所坐之處，再申言來意。未及說完；即聞門外毆打怒罵之聲已大作，有二三武裝侍衛將引導英人前來的嚮導施以毒打。北王旋問麥迪樂「崇拜天父否？」麥答以英人已信奉八九百年矣。二位王爵相視若有所悟，乃命看座，麥迪樂與斯普拉特就坐後，遂與北王翼王長談。所談者多係關於太平軍首領之階級及其數目，以及彼等接見英國欽差大臣文翰應有之準備。麥等藉機說明英國政府現時對太平天國與滿清之戰爭，決定嚴格遵守中立；並願瞭解太平天國對於英人之感情，以及將來向上海進軍時對外人的態度，並聲明英艦與在鎮江尾隨之划艇等概無關係。關於太平天國對英國人之感情態度，北王答云：「吾等今後不特相安無事，而且還可以成爲親密的朋友。」並言：「爾等現在南京可以登岸，並隨意到處遊逛。」至於對英國絕對保守中立不助滿人之聲明，北王則以充滿自信心之冷靜態度答曰：「爾等如幫助滿人，真是大錯，但即令助之亦是無用的。天父幫助我們，沒有誰能與祂作對的呵（註八）。」提到英國欽差與太平各王會見一節，北王即指傍立之官員說：「如有來會談者，明日概由彼引見。麥迪樂表示文翰大臣及英國高級官吏，會談前應妥爲準備。北王答稱：「無論他的官爵是多麼高，他不能像現時正坐在你面前的兩位那樣高。」最後決定將來在城內一所衙門接見，至於負責接見之人物暫不作決定。麥迪樂允回去報告欽差，至於其登陸與否，現在未便答覆。北王又用筆寫「太平王即真主」，「中國君主即天下之君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須服從及跟隨他。」麥迪樂等默然無言。北王又說：「真主不僅是中國之主，他不僅

是我們的主，也是你們的主。」麥迪樂等仍不答。事後，麥迪樂根據這一席談話，作結論如下：太平天國的宗教信條雖係譯自外國人之著述或教訓，但過分着重神人同形同性論，對於西洋的國際關係確乎茫然無知。其所有國際關係的意識，或僅得之中國古代分裂爲數國之記載而已（註九）。

四月二十八日，預定引見之官員並未來英艦。及至傍晚，另有兩人來帶有未曾加封及蓋印之詔書一道，其中所言乃入朝謁見者所應遵守之禮節，因詔內有「中國君主被派來世間，而爲萬國之真主」等語（註十），英使文翰又艦長費士班不願接受，乃命麥迪樂將原文退回並附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之中文一份，希望表明英國在華之地位，並打破太平天國當局唯我獨尊之觀念。

次日下午太平天國賴檢點及另一姓梁之官員來英艦哈爾咪吐號，彼對於昨日詔書之語氣立致歉意，彼言：「此乃由於撰稿人之愚蠢，不知對外弟兄說話時，不能與本國弟兄一樣，故生此種誤會。」麥迪樂等遂向其說明，英國人拜上帝即彼之所謂天父者已九百年，但在地上只能盡忠大英帝國君主一人而已；英國人除英王之外，對任何人皆不承認爲其君主。賴氏對英人聲明表示完全同意。麥等又將英國遵守中立及滿清政府雇用船隻與英國無關一節，再詳細述說一遍。其後雙方約定，賴氏或與其同來之梁氏，於次日上午十一時備足驕馬，迎接英國欽差大臣及其屬員，以及海軍官吏前往北王及東王之府邸。

三十日太平天國賴梁兩官員果如期至下關，迎接英國欽差大臣及隨員等。文翰恐以儀式問題發生困難，藉天氣不佳及身感不適之理由致書東王楊秀清婉辭謝絕。英國照會如下：「敝國與中國在廣州海口互通貿易，二百餘年於茲矣。十年前更訂有和約及通商條例，英商與英僑藉此得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岸建築房屋，携眷居住，並得照納關稅，在內地自由貿易，不受阻撓；每一口岸皆駐有英國領事館館員，具有治理英僑之特權。吾奉朝命派駐香港，總管該五處英國一切僑民及事務；至如中英兩國發生國際問題，亦皆歸我處理。照此辦法，十餘年來，無稍變更。最近聞漢人及滿人已起戰爭，而殿下東王已佔有南京。關於此事有種種各異其詞的消息流佈各處，更有某清吏等竟發出佈告，聲言彼等已借得泰西各國輪船十餘隻，行將溯楊子江西上，進攻貴軍，此全屬子虛烏有之事也。照敝國定例：凡英商往經商之國，如遇有戰事發生，敝

國絕不加以干涉。若言吾等在中國出僱輪船助長戰事，誠屬荒謬已極，自然不成問題，至於滿人雇用海船及購買帆船等事，此則非我所知。英國商船絕不能參加此類戰事；但各船乃係英僑私有財產，與棉織品及其他商品同一性質，吾卻不能禁止其出售；若其他各國之商船，尤非吾所能過問矣。但船隻一經賣出，則不准再掛英國國旗，英人亦不得在海上繼續爲滿州當局服務，否則將不能受到英政府之任何保護，總而言之：對於貴軍與滿州人之爭鬭，吾人仍願保守完全中立。但敝國在上海建築有住宅、禮拜堂、貨棧等，且有許多英船常來上海口岸。貴軍既已到南京，現距上海不遠，吾聞貴軍將有進展到蘇州，松江及其附近各地之企圖。在此情勢之下，吾等急欲明瞭若貴軍果進抵上海，則對於與英僑有關之行動，所抱之精神爲何耳（註十一）。」文翰命麥廸樂作下書人。麥於下午一時偕費士班艦長及吳德蓋（Woodgate）浦敦（Burton）兩君，由賴檢點等四人引導入城，至北王及東王府邸，惟彼等則均不在府，後乃被引入另一衙門。受茶點招待。麥等投書後，於傍晚返艦。五月一日（禮拜日）文翰乘哈爾咪吐號軍艦自南京上駛八哩，目的在視察沿江情形，江面有清軍戰船數隻向其開礮數響，費士班艦長擬下令還擊，旋對方停止礮擊而作罷。次日清晨賴檢點携東王與西王名義之黃綢文書來英艦，該書略云：「我天父上主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天兄耶穌代世人贖罪，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不料我天國爲滿州奪取，偏地土木偶像，敬拜邪神，大失真道。耶穌初顯聖外國，傳下聖書，英國信之；近又顯聖天國，遣使領我主昇天，封爲天王，令將三十三天邪神驅入地獄。自戊申年天父降凡，九月天兄降凡，助我天王成萬國真主以來，六年於茲矣。爾遠人願爲藩屬，天王歡樂天父天兄亦歡樂。既忠心順服，是降旨爾頭人及衆兄弟，可隨意來天京，或効力，或通商，出入城門，均不禁阻，以順天意。另給聖書數種，欲求真道，可誦習之（註十二）。」

文翰所要求於太平天國者是承認南京條約，而太平天國之答覆，則指英國爲藩屬，謂文翰之來是忠心順服，兩者所持態度距離甚遠。文翰得太平天國覆書頗爲不滿，立即致書重申英國態度，文曰：「來文已收到，其中有爲吾所不能明白者，尤其是暗指英人隸屬於貴君主一層。因來文所言如此，我不得不申言：敝國與中國政府曾簽訂條約，有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岸經商之權利。如貴軍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對於英僑生命財產有所侵害，英國亦必採取與十年前抵拒各

種侵害之同樣手段，施以抵抗；彼時曾得鎮江南京及附近各城，並簽訂和約，和約內容前日已送上抄本一份，諒已得知矣（註十三）。」北王韋昌輝得書後，立赴江岸，謀晤文翰，而英艦則於下午四時先已東去矣。

英使離南京之前已向賴檢點表示，前此英艦西上時曾受攻擊因係誤會尚可原諒；此次回程若再遇有礮火襲擊，則不能不還擊矣。賴答以請不必為此過慮，因南京鎮江間早已有公文往還不致再發生類似事件。但哈爾味吐號自南京下駛，在瓜州及鎮江兩處仍然受戰船及各礮臺之攻擊。該艦一面還擊，後即泊於焦山。有太平軍鎮江及揚州主帥羅大綱吳汝孝派漁船送來書信一封，勸英人勿助清兵，勿售鴉片。少頃羅大綱率官員數人來至右岸水邊，向英艦發出願意聯絡之符號。文翰乃命麥迪樂上岸。羅大綱解釋此次礮擊全係誤會，因瓜州駐軍係最近開來之新兵，不悉英艦在京已與各王有和平之往還也。麥迪樂告以英國欽差仍擬嚴守中立，然太平軍此種侵害行為必將引起武力抵抗，甚至迫使英國轉而協助滿清。羅大綱認為滿清與英國本有仇恨，英國何不幫助信仰基督教之太平軍。麥迪樂答以不干涉外國之內戰，原是英國之定例，且已與滿清訂有和約，自然不便再動干戈。文翰覆書羅吳二人，重申英國中立之立場，並請求勿再發生礮擊事件，如再礮擊英艦勢必還擊。羅大綱與吳汝孝立即覆書解釋誤會，並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事件。英使文翰與太平軍當局，文書往還交換意見，即乘哈爾味吐艦駛返上海，結束其此次視察太平天國之任務。

上海英國海軍士兵因清水師以高價雇用外籍水手及逃兵，故有五六十英兵逃離兵船。費士班艦長認為此種情形足以違反英國軍紀及英國中立政策，確有糾正之必要，乃於六月二十九日派上海英領事署翻譯麥迪樂及斯普拉特威廉（Williams）等赴鎮江一帶調查英國逃兵，先後晤浙江藩司麟桂及總兵李德麟。麟李等否認清水師中屢有英國逃兵，並拒麥迪樂等入營尋找，麥等於七月二日入鎮江城晤太平軍主帥羅大綱。大綱告以太平軍中並無外人，亦未見清軍中有外人。麥迪樂詢問羅大綱太平軍何以允許大量清軍，在南京及鎮江城外駐守？大綱答以目前祇等候北伐軍的捷報，一獲勝利消息即分別出擊，將清軍殲滅。並自動說明目前未向蘇州及上海進軍，唯一之原因在避免破壞夏秋季之商業活動，俾免損害英國人之利益。談畢備馬匹送麥等返船，並贈以太平天國書籍多種（註十四）。

嗣後，在同一年內英國人不再與太平天國人士有若何接觸。次年六月十六日英國公使包令 (Sir John Bowring) 偕翻譯麥華陀 (Water Medhurst) 乘巴特勒 (Butler) 及斯泰克斯 (Styx) 二艦自上海西上視察。清水師游擊葉長清，在鎮江附近勸令勿往南京，英使不允。包令得太平軍贈送若干新刻書籍，於七月七日自南京回抵上海。

英國官方人士兩年來數次與太平天國當局接觸，認為天國之領袖智識幼稚，祇知天無二日地無二君之觀念，故尊天王為萬國之真主，東、南、西、北王，管理東、南、西、北諸國，視外國至南京視察之公使為貢使，不明國際間國家平等之定例，自然更不明瞭中立觀念。雖然太平天國並不排外，但因禮節問題，未能接見外使，頗為可惜。普通民衆非常尊敬外人，有自動任嚮導與送信者，尚有當街見外國人下跪為禮者。自其贈送宗教書籍中，可見其所描述之上帝，過分着重人神同形論，上帝由天下凡之動作，與俗人無異，其目的無非對無思想之大衆存心欺騙，藉以增加其無上之權力。此種信仰，雖然諸有可議之處，然已遠勝一般中國人之崇拜偶像矣。故英國仍頗同情太平天國之革命運動，認為進步之勢力，具有改革之能力。另一方面如滿清能藉外力平服此次叛亂，其閉關自守與傲慢排外之態度，必將更勝於往昔。是以認為英國目前之政策，應不捲入中國內戰之漩渦，避免與任何一方發生政府間之關係（註十五）。因此英國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包令乃於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七日，宣佈英國人嚴守中立，不得參加中國內戰之任何方面。否則分別監禁罰金（註十六）。

乙、與美國之關係

美國在華之利益亦為通商與傳教，惟其對滿清政府之手段與英國不同耳。太平軍興起之後美國在華之商人，以極大之興趣注意其發展，皆希望太平天國成功後，擴大對華貿易及推廣傳教事業。美國駐上海副領事金能亨 (E. Cunningham) 於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致書美國駐華外交委員馬沙利 (H. Marshall) 報告太平軍情況，謂其頗守紀律，各地農民助之，將攻取南京。太平軍佔領南京後，美國傳教士德勒醫生 (Dr. Taylor) 曾到鎮江太平軍中工作三日，除為士兵治病外，並發散宗教小冊子，對太平軍頗有好感。曾有一個上海美商致書馬沙利云：「我極希望洪秀全推翻滿清政府，我等之地位或可改善

(註十七)。」

美國總統皮爾士 (Franklin Pierce) 致國會之國情咨文，足以代表當時美國對華之態度，略云：「目前中國之情況乃是那個廣大帝國正在進行重要之改變，吾已命令新駐華外交委員，竭力運用一切機會以開闢並擴張吾人之商務關係，不僅限於中國，且應推之於其他亞洲國家 (註十八)。」

美國駐華外交委員馬沙利於一八五三年元月抵華，正值太平軍極盛時期，亦深信太平軍可能成功。他曾報告國務卿馬爾襲 (W. L. Marcy) 稱：「就我所知，中國政府已完全為叛軍所困擾，其朝廷隨時有被推翻之可能。(註十九)」五個星期後他又函國務卿，要求訓示倘若太平軍有更進一步勝利時，美商應向何方繳納關稅。美國政府對於此事並未給予訓令。後美國政府應英國駐華盛頓公使之請，訓令美使應盡力與英使在遠東採取一致行動，利用太平軍所造成之情勢，設法使中國完全開放 (註二十)。但馬沙利見英國與俄國有侵華之野心，恐英國勢力擴張至長江流域，俄國勢力達到黃河流域，故決定美國在華最大利益乃在支持中國政府，以免歐洲國家在中國混亂之際乘機漁利 (註二十一)。

馬沙利在華之言行頗引起其國內人士之不滿。美國乃於一八五三年十月另派麥蓮 (Robert M. McLane) 為駐華外交委員。麥蓮到中國後秉承美國政府對中國內亂嚴守中立之政策。為瞭解太平軍真相起見，乃於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偕艦長布建南 (Buchanan)，傳教士兼翻譯卑治文 (Bridgeman)，杜爾 (Duer) 柯路易 (Lewis Carr) 等乘沙司寇漢納 (Susquehannah) 號軍艦自上海西上。二十五日抵鎮江，先晤清水師總領，互鳴禮砲。旋受太平軍砲擊，布建南艦長下令準備還擊，以對方砲火停止，乃作罷，而即遣卑治文、柯路易等上岸質問，曾晤太平軍檢點吳汝孝。柯路易受麥蓮之訓令，聲明美國在華人民之生命財產受條約之保護不容侵犯，希望中國內戰之雙方尊重美國中立權利，此行赴南京之目的在視察，如有可能即與當局聯絡。汝孝勸令暫在鎮江等候，俟稟告東王後，再去天京，對砲擊事則另備文道歉。麥蓮等不理等候之勸告，次日繼續上駛，而在瓜州收到吳汝孝之道歉文書。二十七日抵南京派卑治文、杜爾及柯路易携布建南艦長致太平天國當局的通知，上岸接洽。次日太平天國燕王秦日綱，冬官正丞相羅大綱致書美國沙司寇漢納號艦長布建南，囑令依禮覲見東王，並謂

天王爲萬國真主，如真心敬重可每年來貢（註二十二）。麥蓮見太平天國當局如此妄自尊大，乃大失所望，乘艦至蕪湖視察後即返上海。六月十四日向國務卿建議，認爲美國必須改變政策，並認爲如欲維持滿清政府所控制之地區，設法擴張商務，保持條約權利，則必須防止變亂，維持各地和平與秩序（註二十三）。

丙、與法國之關係

法國在華之利益亦是通商與傳教，因其商務有限，相形之下傳教事業較爲重要。法使布爾布隆（A. de Bourboulon）欲瞭解太平天國是否迫害天主教，乃於一八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偕秘書顧思（de Courcy）乘卡希尼（Cassini）號軍艦離上海西上。過鎮江並未遭礮擊，但於抵達南京時岸上曾放一礮，該艦拋錨後，即派人乘小船登岸，質問何以放礮侮辱法國公使。守軍說明該礮係誤放，並表示歉意。次日法使又派人入城見黃姓賴姓兩位官員。再次日法使親自進城會晤某侯一人，得悉天主教並無受凌虐等情，恐禮節有困難，故未會晤其宰相。有法國傳教士入城住兩日，返艦時攜帶太平天國編纂書籍多種，據云城中貿易雖淡，但市井安恬，極有規矩，鴉片及偶像已絕跡，男女分別居住。法艦停泊一禮拜而返（註二十四）。

三、英法態度之轉變

英法因修約問題與清廷發生衝突，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礮臺，六月簽訂中英法天津條約。英法取得公使駐京，平等往來，保護傳教，內地遊歷，長江開埠與賠款等權利。英國對於長江開埠頗重視，英國專使額爾金（Lord Elgin）於十一月認爲有親自視察長江之必要，乃偕艦長巴爾科（C. Barker）奧斯本（Osborn）等共率六艦，自上海溯江西上，考察沿江通商口岸。英使此行之任務及態度與一八五三年文翰（Bonham）赴南京之情形稍有不同，此次沿江西上，雖然不與太平軍採取敵對態度，其目的乃是取得條約權利，如有任何阻礙之行動則必予以抵抗，故巴爾科艦長給其先遣艦鍾士中尉（Lieutenant Jones）之訓令，曾指示其盡速向南京前進，如遇對方開礮即豎起休戰旗俾與對方聯絡，如對方不願休戰旗號

仍然射擊，可勿等候命令立即還擊（註二十五）。

英艦隊在駛抵南京前，太平軍沿江之礮壘忽對英艦轟擊，英艦當即升起休戰旗，未及三分鐘太平軍又發七礮，英艦等乃予還擊交戰結果額爾金之座艦曾中數彈，英軍死一人傷二人，太平軍死二十三人。巴爾科艦長與奧斯本艦長均認為太平軍不顧停戰旗幟爲不義，擬於次日摧毀太平軍之礮壘以示懲罰。英艦於次日乃猛轟浦口礮臺約一點半鐘，將之轟毀，然後西上，英艦過安徽太平府，太平軍水師統將熊光明致書英國軍艦。請協清水師，英使額爾金覆書拒絕，並指責南京礮擊事件。二十三日英使抵蕪湖，曾遣威妥瑪（T. F. Wade）俄理範（L. Oliphant）等上岸，晤太平軍當局，說明來意，並採購牛肉與蔬菜。二十六日英艦過安慶，太平軍又開礮攻擊，英艦等一齊還擊，清軍復乘機自山頂攻下，守軍乃不得不自礮臺中逃出。英艦繼續西上於十二月六日抵漢口，調查當地出產以爲將來對華貿易之資料，英使額爾金並率領官員赴武昌拜訪湖廣總督官文。官文亦率文武官吏至英艦回拜。英使於十二日離漢口東返，過安慶曾派威妥瑪携書上岸質問上月無故礮擊英艦事，守將則對上月南京安慶兩次礮擊事件，釋爲誤會，並充分表示歉意（註二十六）。英使過蕪湖接太平天國書，對上月天京礮擊事件表示歉意，又接晉天燕兼工部又正冬官事務朱雄邦照會，轉來天王頒行「西洋番弟」御詔，敘說太平天國宗教理論，歷史使命，歡迎前來（註二十七）。十二月二十九日英使過天京，遣威妥瑪，李國泰（H. N. Lay）俄理範等上岸，與益天福李春發會晤。春發贈以來年新曆等書，並囑以後英船過天京應先通知。據威妥瑪等調查，當時天京吸食鴉片者約有三分之一。英使額爾金此次視察，對太平軍印象甚惡，認爲終必失敗（註二十八）。英使此種態度，頗影響英國對太平天國之政策。

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軍擊潰江南大營，天京解圍，諸將登朝慶賀，並商議進取策略。陳玉成主救安慶，李世賢主取閩浙，李秀成與洪仁玕則主取長江下游。李秀成與洪仁玕之理由爲：「爲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西）距川陝，西（北）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購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爲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註二十九）。天王從忠王與干王議，乃向蘇常上海一帶發兵，英王陳玉成亦遣將聯合東征。太平天國當局此次用兵之策

略，對其與英法等國之關係影響頗大。英法在華之商業利益全在通商口岸，上海與寧波方面之權益受侵害自不再保持中立政策矣！

太平軍攻下蘇州與杭州之後，上海遂爲必取之地，且以淞滬繁富，欲得之以爲餉源。忠王李秀成將進兵時，恐戰爭一開，傷及外人生命財產，有乖鄰邦之好，特致書英使，約各國領事赴蘇州會議。書略云：「淞江爲我軍取糧之地，不能不分兵往取。惟上海一縣與姑蘇唇齒相依，通洋門戶，又萬不能不前往收復。但該處上海雖只一縣地方，各國欽差大臣均在於彼。一旦與師動衆，我國原爲打仗而去，並不與貴國爲難。第恐我軍多衆，間有不守紀律者，迨至兩下角勝之時，或有誤犯貴國官民，或致騷動貴國貨物，雖非出自我國本心，總屬有乖今日鄰邦之好，昔年兄弟之情，豈不大傷和氣。貽笑先人。爲此特字奉佈，敢煩貴國各大臣勞步下降，一同各國來蘇，面商國事。雖結今日新盟，實聯昔日舊誼。從此開疆拓土，我國收先人之業，而推心置腹，貴國無意外之虞，豈不美哉（註三十）？」英使不許，各國領事亦未赴蘇州接洽。過二日干王洪仁玕自蘇州致書上海英教士艾約瑟（J. Edkins），邀請來蘇。另有書致英法美領事等，英公使普魯斯（F. W. Bruce）則不允英領事麥廸樂（T. T. Meadows）收受。一個月之後忠王覆書上海英教士艾約瑟及楊篤信（G. John）略云：「天王之介弟，爲朝綱之首領，前曾於香港廈門上海等處，交遊貴國教士，遍歷各國，共證真理。想閣下均必熟識。現聞閣下有書貽余，故特降駕來蘇，欲與閣下會晤，講論壹是，但其中事宜，多有必須面罄之件，特此敬修啓覆，望閣下親降蘇省，俾得面與干王定議一切。」英教士艾約瑟與楊篤信應邀於八月二日自上海到蘇州。據彼等致其本國教會函略云：「當日得晤干王，華服金冠，從官拱衛，皆着黃紅色之絲製衣帽，次日復往訪之，見一洋商於其旅邸，干王心中至爲憤怒，其原因關係彼所致上海各國使領之公函，並未開拆，而城池復爲英法所佔據，此舉不但對於彼個人爲一種侮辱，且已直接違犯外人對於兩交戰團體所應採取之中立原則。余等雖向彼言，此事與吾輩教士無關，然內心實不能不對彼表示同情也（註三十一）。」忠王干王於進攻上海前之外交活動可謂完全失敗。外人態度之轉變，實有其政治之關係，容下述之。

外人之向背，關係至鉅。一八五三年小刀會以烏合之衆，猶一度佔領上海，而事隔七年忠王統十萬大軍，本可垂手而得

，乃竟敗退。外人之協助清軍不特有關上海戰役之勝負，亦無形之中決定太平天國整個命運。當太平天國奠都南京之後，外國使節紛紛前往視察，雖無特殊好感但亦無惡感，故對中國內亂採取中立態度。乃太平天國領袖仍沿滿清對外鄙夷心理，視之爲藩屬，外人乃不與之往來。其後見太平軍長期擾亂長江下游，極影響通商口岸外國之商業。再加上條約權益關係，外人態度遂積極轉變矣。就當時而論，太平天國妨礙外人之利益，可概舉三端。其一爲鴉片貿易，據東印度公司報告，五口通商之後，上海進口貨以鴉片爲大宗，每年所輸入足抵出口之絲茶而有餘。太平天國無論佔據上海或革命成功，均對此項貿易不利。其二滿清在北京條約中允許英法巨額賠款，如滿清政府不保，英法便無法獲得賠款。其三太平軍紀律廢弛，上海外人之財產總計二千五百萬磅，恐太平軍至，遭其搶掠（註三十一）。

先是江蘇布政使薛煥派遣員吳煦知縣劉郇於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請援於上海英法領事，請其幫助防守上海。三日後英國公使普魯斯與法國公使布爾布隆 (M. de Bourboulon) 乃佈告英法協防上海，維護商業。及六月二日上海四明公所董事候補道楊坊及蘇松太道吳煦，復共同贊助美國人華爾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招募外人組織洋槍隊，期保衛上海，奪回附近各城。該年八月，忠王李秀成以外人來引，清軍內逼，乃進攻上海。英國公使普魯斯自上海致書忠王，勿攻上海，否則迎擊。李秀成置之不顧，惟兵臨上海之際，乃致書上海英法各國公使，聲明兵到上海不擾外人，請懸黃旗以便識別。太平軍乃以八月十八日擾上海徐家滙，占羅家灣，逼上海西南兩門。英法軍隊約一千二百人，則聯合固守。月之二十日李秀成軍再攻上海城，逼近英租界，黃浦江軍艦發砲助戰。乃復爲英軍及義勇隊所挫。次日太平軍敗退，痛責外人不守中立。

英國軍隊雖然已參加保衛上海之戰爭，其目的不過保護英國人在上海之利益，且當時上海爲英法聯軍海陸軍之補給中心，不容太平軍侵佔。英國尙無意協助清軍平定內亂或肅清上海附近之地區。英使額爾金於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自香港訓令參贊巴夏禮 (Harry S. Parkes) 三事：一、嚴禁英人向戰區輸入軍火；二、要求滿清政府對外貿易應以鎮江或上海爲中心；三、英國在滿清與太平軍之間仍然保持中立（註三十三）。同時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訓令英水師提督何伯 (James Hope) 與巴夏禮視察長江開埠事宜。何伯等抵南京時乃命雅齡艦長 (Captain Apin) 照會天京當局，略云英國已取得長江貿易權

，請允英艦通過南京，英人願遵守太平軍法令，太平軍如攻九江、漢口、鎮江時，勿侵及英人生命財產，英人在岸上犯法，請送交英人處理。換言之該項照會，乃促使太平天國承認英國自北京條約所取得之一切利益。太平天國當局對英國之要求均予允准（註三十四）。巴夏禮等至漢口會晤湖廣總督官文，並至岳州視察，返航時在安慶晤英王陳玉成，說明英人入長江，目的只在通商，勸勿攻漢口、漢陽，玉成允之。英國水師提督何伯旋又令停泊在南京下關之艦長雅齡，向太平天國當局要求二事：一、太平軍不得侵入上海吳淞附近百里（三十英里）以內，否則武力制止之；二、保護吳淞、福山之航路水標。天王允不傷害外人，而認為不能禁止太平軍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以內。巴夏禮為促使太平軍允許不進入上海百里之內，曾數次晤太平天國贊嗣君蒙時雍，說明英國目的只在通商，並無領土野心，防衛上海在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安全。巴夏禮與雅齡且到天王府致文天王，旋得蒙時雍奏天王許可，即同回贊王府發布通令（註三十五）。巴夏禮此次與太平天國交涉，其主要收穫是太平軍本年內勿進入上海吳淞一百里內，並勿毀壞吳淞福山航路水標。總之英國此時之態度為有條件之守中立，無論何時祇要太平軍侵犯通商口岸之利益，英國即出面干涉。

英使將太平天國之承諾向本國報告後，英國外相羅塞爾（Earl Russell）仍然主張口岸中立，即太平軍不攻擊口岸，清軍亦不可利用口岸為作戰根據地。英國政府除開保護英人生命財產外，不願以武力對付太平軍。即英軍迫不得已可對太平軍作戰。直至一八六一年年底，太平軍不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之諾言行將滿期之時，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命駐天京之賓漢艦長（Captain Henry M. Bingham）照會太平軍當局，要求四事：一、賠償本年五、六、七三月內英人在太平軍領域內被劫之損失；二、懸掛英旗艦隻得自由航行太平軍領域內之河流；三、不侵及上海吳淞周圍百里地帶，太平軍並未遵守，此後應嚴禁；四、漢口九江周圍百里以內，亦不得進入，並不得擾及鎮江英領事所在地之焦山（銀島）。太平天國覆文對英國要求予以拒絕：一、英人被太平軍劫殺，無切實證據；二、滿清船隻常冒懸英旗，航行太平軍領域內河流；三、太平軍不進入上海附近，原只限於本年；四、太平軍占有九江、漢口、鎮江，於英人並無不利。英國再照覆太平天國，對所要求四事，將相機採取英國所認為必要措置（註三十六）。

太平軍既不容英國武裝中立之政策，上海方面遂有中外會防局之設置，此即中外人士共同防禦太平軍之機關也。忠王李秀成於一八六二年一月親率太平軍進攻上海，通告上海淞江人民兵勇，即分水陸五路進攻，諭令去逆歸順。並勸上海洋商各宜自愛，兩不相擾，倘敢抗敵，則是自取滅亡。外人旋即出一告示，略云：「有人自稱某天義，某天安汪何等四姓，以來文云：『率兵若干萬將到』不知何人？上海爲本鎮駐守之地，有來攻打者痛剿不赦」（註三十七）。一月十二日蘇松太道吳煦，英領事麥華陀，法領事艾登（B. Edan），上海義勇司令韋伯，候補知州應寶時及英法軍官柯瑞奇（Craigie），斯太福（Stafford）日意格（de Vaisseau Giquel）會商上海防務。次日英水師提督何伯，美公使浦安臣（A. Burlingame）及寧波英法領事，在美國領事署會議，討論保衛寧波江北岸居留地。至此外人已參加協防通商口岸矣。

英國公使在此種情況下致書外相羅塞爾，謂太平軍威脅上海，英國對之應採取攻勢。羅塞爾本不主張干涉中國亂事，至此乃轉變態度，謂太平軍不能維護英人利益，無力組織政府，居心與英人爲難，英人應即保護自己之商務與生命，乃咨請海軍大臣，訓令在華之海軍提督何伯，力保上海及其他條約商埠，勿令太平軍占領，並以軍艦保護長江英船（註三十八）。後來英國不僅保衛上海，而且願意協助清軍肅清上海周圍百里之地區，建議協助地方當局增強洋槍隊華爾之兵力，改善清軍組織。總之英法主要目的在維護本身在華之利益，其政策逐漸由中立而武裝中立，終於以本國海陸軍直接參戰，或組織中外混合軍之方式協助滿清平服內亂。茲於下節分別敘述英法在上海及寧波方面，幫助滿清政府平亂之經過。

四、列強干涉

甲、上海方面

上海是中國受外力壓迫之下開放的通商口岸。英法在該埠有重大之商業利益。兩國之中，英國在華貿易數額尤遠較法國爲巨。英國在華之貿易額於一八四三年爲二百萬鎊，及一八六〇年則增至三百五十萬鎊（註三十九）。所以英國爲保護本身之利益，逐漸改變其對太平軍之態度，由中立而採取干涉之步驟。一八六〇年兩江總督柯桂清奏請朝廷盡速與聯軍議和以便合力撲滅太平軍。同時上海之中國官吏與士紳則向英法領事請求防守上海。五月二十六日英國公使普魯斯（F. W. Bruce）法

國公使布爾布隆 (M. de Bourboulon) 乃宣佈保衛上海，維護商業。

上海士紳爲謀確保上海，由四明公所董事候補道楊坊及蘇松太道吳煦，共同贊助美國人華爾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募集外人組織洋槍隊。軍需由官商供給。華爾爲一冒險家，曾於海上及中南美洲從事冒險活動，於一八五九年抵上海，原在長江輪船中任職，至此得楊坊等之贊助組織洋槍隊乃自任隊長，由美國人法爾思德 (Edward Forrest) 與白齊文 (Henry A. Burgvine) 爲副隊長。法爾思德曾從華爾在中南美任職，其人善撫士卒，長於教練。白齊文性喜冒險，好戰爭，幼年即夢想在東方建一帝國，歷遊美國西部及澳洲印度，後到上海。

華爾接受楊坊等之邀請，乃以攻佔城池後之巨額獎金及搶掠財物爲號召，招募百名外國水師逃兵，商船之失業水手及其他冒險家。首先以松江爲目標，不幸失敗。然後又增募馬尼刺人百名，於七月十六日再攻松江，一鼓攻佔該城，但洋槍隊之損失頗重，計陣亡六十二人，受傷一百零一人，此役雖以極大之代價獲得勝利，洋槍隊乃因而取得上海士紳之信任，供給軍火及軍需使其繼續作戰。該隊乃稍增人數於八月二日隨同清軍往攻青浦。忠王亦於此時率軍援青浦，手下有一名塞維治 (Savage) 之英人助戰。李秀成大破洋槍隊，解青浦圍。華爾五處受傷，所部洋槍隊死傷三分之一，戰船被俘。七日後華爾新募英法德義希等國人民九十八名，再攻青浦，復爲忠王李秀成所敗，歐人死者約百名，失去槍礮頗多，退回松江府。

忠王李秀成乘勝揮兵攻上海，因「斯時上海夷人來引，外又有漢兵內通，故往也（註四十）。」太平軍佔領泗涇後，於八月十八日進擾徐家滙，逼上海西南兩門。遇英法軍千二百人固守，乃於八月二十四日退出上海。致書英美葡各國領事（無法國），責其不守中立。各情已見前述。太平軍於該年內未再攻上海。次年復應英國要求，允許該（一八六一）年內不進入上海吳淞一百里內，故上海附近前後曾有十六個月毫無戰事。

洋將華爾攻青浦失敗後，深知洋槍隊在武器與人員方面，非加改善不可，否則無法繼續作戰。乃於一八六一年添置戰船，親自在松江教練其新募上海西人八十二名爲軍官。並決定招募中國人，而以西法訓練之。認爲中國兵非常勇敢，若能配以良好武器可敵任何國家之軍隊。先是華爾在上海招募外國逃兵，曾招致英國水師提督何伯之不滿，於五月十九日以引誘逃兵罪

將其逮捕，送交上海美國領事。上海美領事以華爾已入中國籍，釋之。但何伯仍將華爾拘於一英艦上，旋華爾逃歸松江，允不再誘收英國逃兵。事後何伯赴松江視察洋槍隊，獲極深印象，乃贊助華爾招募華人訓練之計劃（註四十一）。華爾改組後之洋槍隊，亦即中國最早之中外混合軍。外國軍官以英語口令及號音指揮作戰。該軍除步兵與礮兵外，尚有小型礮艇便於河川湖泊地區作戰。官兵穿着顏色顯明之制服，其色澤隨各兵種而異。頭裹綠巾，腳穿外國皮靴。故太平軍稱其「假洋鬼子」。

一八六二年一月忠王李秀成又督兵三萬來攻上海。蘇松太道吳煦致書上海英國領事麥華陀（Medhurst）謂太平軍三路逼上海，請商同英法軍統領官防禦。上海英國水師提督何伯，陸軍上校慕迪（Moody），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A. Protet）陸軍上校席歡羅（Theologe），領事艾登（Eden），會商上海防務後，決定英美租界由英軍防守，法租界及上海縣城由法軍防守。華爾率洋槍隊約千人，合清軍參將李恒嵩部二千人，則於一月十五日在松江廣富林擊敗太平軍七千人。此乃華爾新募之官兵首次作戰，其英勇戰績令人側目，華爾之聲譽因之大增。洋槍隊連戰皆捷。江蘇巡撫薛煥奏稱洋槍兵勇甚為得力，已取名常勝軍。朝廷報可（註四十二）。

英法軍及常勝軍為確保上海，乃於二月二十一日轉守為攻向浦東高橋出擊。太平軍以空棺材盛土及樹幹等物防禦。英法軍及常勝軍先以洋槍洋礮連環轟擊，華爾等更冒烟直衝。是役也英法軍及常勝軍不過千五百餘人，而太平軍則有二三萬之衆。殺太平軍三千餘，生擒五百餘。英國提督何伯更主張英法軍共同肅清嘉定青浦等城，光復後由華爾之常勝軍守之。數日後英法提督及華爾再率中外兵勇，擊敗太平軍於上海東南之南橋，蕭塘及閔行一帶。常勝軍之副隊長白齊文曾受重傷。

英法軍雖然於上海方面直接參戰，但人數過少不能消滅太平軍。是年三月蘇滬士紳以上海兵單不足抗敵，乃有「乞師運動」。推戶部主事錢鼎銘為代表，赴皖謁會國藩乞師。縷述上海將怯卒惰，且夕不可恃狀，繼以慟哭，國藩為之惻然。適江蘇人大學士翁心存亦有同樣奏請，謂「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會國藩如慈父母，請飭揀知兵大員，督師規復蘇州。」上命國藩速遣大員以慰民望（註四十三）。至於運兵一事，則先由上海中外會防局官紳吳煦等與英領事麥華陀商妥，雇英國商船赴

安慶接運。麥華陀乃報請英使普魯斯，諮請英水師提督何伯發給商輪護照俾便運兵。何伯當即照辦，並令英艦予以保護。

何伯准許英國商輪運淮軍來滬之役，先徵得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之同意，提議由英法軍協助肅清上海百里半徑之太平軍。此議經英法公使與恭親王奕訢會商同意後，英法軍乃於是年之四月起，執行任務（註四十四）。英國並由天津將數團陸軍撤至上海。執行任務之混合軍係由英國水陸軍四百八十人，印度兵八百人，法國水陸軍四百人及常勝軍千人組成，名義上由各該軍主官指揮，實則英國水師提督何伯統領全軍。聯軍於四月四日攻七寶王家寺。中外隊伍三面環列，先之以洋槍，繼之以炸彈火箭，接連施放，太平軍營壘起火大亂。常勝軍與英法兵當先衝入烟燄之中，大呼奮擊，斬甚多。次日進攻龍珠巷，太平軍憑牆堅拒，聯軍連放炸彈，華爾率領中外士卒，冒烟撲進。立即攻毀九座營壘。兩日之戰，均獲全勝。但何伯身先士卒，致受槍傷。未及半月聯軍分別於上海西南之七寶及上海東南之周浦鎮擊退太平軍。常勝軍在七寶曾大肆搶掠，滿載珠寶與金銀而歸（註四十五）。聯軍肅清上海近郊後，擬攻佔嘉定、青浦、南橋、柘林等地。約定此後攻佔之地，不許單獨搶掠，應均分擄物。英法軍及常勝軍共四千五百人於四月二十九日，分別乘船及汽艇往攻南翔，佔之。五月一日攻嘉定，斃太平軍二千餘。聯軍及常勝軍大肆搶掠，金銀食糧牲畜及婦女均視為擄物（註四十六）。次日英法軍自嘉定撤回上海，留泰勒少校（Major Taylor）及英法兵四百人守嘉定城。十二日聯軍及常勝軍攻佔青浦，肆行搶掠。英敵隊管帶白來渣（Captain Bradshaw）戰死。此城交常勝軍負責守衛，十七日聯軍及常勝軍約四千六百人，携礮三十五門，自松江青浦經金山衛合北路進軍，曾攻奉賢之南橋鎮。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猝被子彈穿胸陣亡，西兵憤甚，迭用巨礮轟倒西礮臺，英法各兵躍濠而入，奮戰克之。此役英法兵死傷十餘人。清廷隆葬法軍提督卜羅德。同治帝並贈送大量絲綢貂皮與卜羅德之家屬（註四十七）。

五月二十六日忠王李秀成選二萬五千精兵，自蘇州捲土重來，佔領嘉定及南翔。英國陸軍提督士迪佛立（General Staveler）率英法軍焚城突圍，敗走上海。英水師提督何伯，陸軍提督士迪佛立，法國水師提督格爾森（de Kersanson），立即會商上海防務。決定由士迪佛立調度。太平軍連日猛攻松江，均被擊退。轉而猛攻青浦。常勝軍自松江來援無功，盡焚城

內輜重房舍，死戰突出。守城之常勝軍副領隊法爾思德被擒，事後以軍火交換始得釋放。太平軍一度逼上海城，未得逞。適湘軍逼紮天京城外，天王詔令入援。忠王在蘇州附近接得詔旨，乃召集將領開蘇州會議。據李秀成供狀略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各路太平軍紛紛往援天京。於是上海圍解。太平軍於八月再逼近上海，爲淮軍英軍及常勝軍擊退。尋以天京圍急，秀成西去，留慕王譚紹光負責蘇州太倉軍事，改取守勢。此後太平軍不再企圖攻奪上海。常勝軍及清軍則轉而採取攻勢。

清廷欲肅清浙東，確保寧波，乃命華爾率常勝軍千二百名乘輪往援。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常勝軍由英法軍艦支援攻擊慈谿。華爾率步兵五六百，礮兵一中隊攻西門。欲在太平軍未聚集之前攻城。華爾身先士卒受重傷。以輪船送至寧波而卒，年三十七，遺言該軍暫交白齊文或法爾思德管帶。蘇撫李鴻章奏稱：「華爾傷亡，所遺常勝軍，據蘇松太道吳煦稟稱：擬派華爾部將白齊文，法爾思德會同管帶。英會又欲另派兵官總管，經臣於本月初六日（即西曆十月二十九日）專摺奏報在案。適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至自烟臺。十四日，同英國陸軍提督士廸佛立，攜帶白齊文來臣營晤商。何伯面稱：『白齊文材勇可用，無庸由英國派員接管，且毋庸令法爾思德會帶，以一事權。』並與臣議明尅日會攻嘉定縣城（註四十八）。」白齊文乃於十月七日接統常勝軍。

清廷爲收復嘉定及藉機察驗白齊文之材力。乃令白齊文會同英國原水師提督何伯及新任水師提督固伯（Admiral Kuper）等，於十月二十二日帶常勝軍及英法軍，攻嘉定。連夜築成砲臺，連環轟擊，轟倒南門城牆十餘處，各軍分布雲梯一擁而上收復該城。事後李鴻章奏稱：「查有三品頂戴白齊文接管華爾常勝軍，此次攻克嘉定，頗資其力，該軍四千餘人，打仗向稱奮勇，所有西洋大礮利器，購備夙多，施放亦便，自有輪船數隻，可敷行駛（註四十九）。」十一月十三日李鴻章親督淮軍及常勝軍於青浦白鶴港，斬殺太平軍二千三百餘人，追至三江口，毀壘二百餘座。此役肅清上海附近之太平軍，亦爲李鴻章東征以來第一次大捷。

白鶴港之捷引起李鴻章與白齊文之不睦。白以淮軍程學啓冒奪已功，口出怨言，李頗惡之。先李鴻章任奧倫（John

Yate Holland) 爲常勝軍參謀長，白齊文不悅。至此雙方情感益惡。李鴻章命蘇松太道吳煦，候補道楊坊裁汰常勝軍，不准再行招募（註五十）。時常勝軍久未發餉，該軍官兵於一八六三年一月三日在松江府閉門索餉。白允於三日內發清。次日白到上海索餉不遂，毆打楊坊，奪去洋銀四萬餘元，返回松江。李鴻章忍無可忍，乃請英軍提督士迪佛立通知白齊文已遭免職處分（註五十一）。白頗氣憤，欲引兵叛亂，經士迪佛立勸告始罷（註五十二）。白乃赴北京陳情。英美公使均主白復職。以李鴻章反對不果。

李鴻章任命英國軍官奧倫統帶常勝軍。該軍多數軍官爲美國人，因思念白齊文對此項任命頗不滿。乃聯名請求允白復職。並表示清廷如逮捕白而懲處之，則彼等立即退出常勝軍（註五十三）。奧倫於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接統常勝軍。二月十四日會同清軍往攻太倉。事先探得該城護城河無水，故僅帶竹梯備攀城之用。攻抵城下始知河中有水，乃以竹梯權充橋樑。該梯驟斷後隊不能接應，城上槍礮齊發，外國兵頭四人陣亡，常勝軍士兵傷亡三百餘人，失炸礮兩尊。全軍狼狽潰退。事後守城之太平軍頗譏常軍統帶之無能（註五十四）。

奧倫以太倉之敗去職。英軍提督乃薦英軍少校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 統帶常勝軍。戈登原任英軍工兵隊，曾參加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及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其統兵作戰材能與華爾相仿，但其爲人與華爾迥異。彼之參戰不爲名利，乃基於同情心，欲中國人民早日脫離戰亂。英國新任陸軍提督柏郎 (General Brown) 願竭力支持戈登，同意以英國正規軍官替代常勝軍中之「冒險家」。戈登接事後常勝軍若干軍官不受節制，戈登乃將馬惇少校 (Major Morton) 免職，以示整頓。首先確定官兵薪餉嚴禁搶劫。戈登本人祇取應得之月餉，拒受任何賞金。此後常勝軍遂與英軍發生密切關係，其存廢乃視英國政府爲轉移。

戈登接統常勝軍後，以福山常熟爲出戰之目標。福山乃海盜出沒處所，亦爲軍火走私之地。戈登率常勝軍步礮兵並礮艇二艘往攻，佔領之。於是切斷太平軍之外援，並控制常熟。戈登爲確保福山，迫太平軍使無威脅上海之能力，遂往攻佔常熟。然後再攻太倉。太倉爲太平軍重要據點，亦爲軍火工廠所在地。此役英國陸軍提督以大礮並五百五十英軍支援常勝軍。因

太平軍中有西人幫助防守，故戰爭頗爲激烈，經數度衝鋒遂於五月二日佔領之。太平軍中有美國人二，法國人二，印度人三均被殺。常勝軍官兵二十人陣亡，四十二人受傷。常勝軍於五月底會同淮軍程學啓部攻崑山。崑山爲通往蘇州之要道，收復該城即可陸續恢復江蘇失土。戈登率常勝軍三千九百人往攻。崑山城之護城河頗寬，且與陽澄湖溝通水路交通極其便利。戈登命常勝軍之礮艇海生輪 (Hyson) 參戰。該輪開至崑山附近，發現水路受阻，則循運河逕往蘇州。戴維生上尉 (Captain Davidson) 爲一有經驗之軍官。由彼統帶海生輪，則更發生威力矣。途中與大批增援崑山之太平軍遭遇，海生輪槍礮齊發。太平軍乃狼狽潰退。沿運河之太平軍堡壘懾於海生輪礮火之猛烈，皆寂然不敢還擊。該輪直駛蘇州城下始返。此役太平軍一見常勝軍礮艇則爲之喪膽 (註五十五)。戈登與程學啓大破慕王譚紹光。攻克崑山城，俘二千人，得民船千五百號。

戈登以崑山位置適中，欲除去常勝軍在松江不良之積習，乃決定將常勝軍之司令部自松江遷移至此。常勝軍士兵家屬多在松江，故不願遷移司令部，蘊釀兵變。曾集體上書戈登表示反對。戈登欲調查主謀者，令部隊集合，士兵竟抗命。戈登見一軍士發怨言，立即拉出命人就地處決。部隊始遵命集合。但士兵仍不願隨軍遷移，紛紛逃亡。常勝軍僅餘一千七百人遷往崑山。戈登乃用太平軍之降卒補充之，並認爲降卒較原有之士兵爲佳 (註五十六)。戈登解決兵變問題後，不料又引起淮軍總兵程學啓之嫉妬。程學啓不欲戈登駐紮崑山，爭功衝突，礮擊常軍，勢幾決裂，旋由李鴻章之秘書馬格理 (Halliday Macartney) 出面調停始獲解決 (註五十七)。

戈登以崑山爲司令部後，主要任務爲收復蘇州。乃於一八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率常勝軍及海生輪，飛而復來輪 (Firefly) 及克瑞特輪 (Cricket) 進攻蘇州附近之吳江。二十九日攻克吳江震澤縣城，俘三千餘人。程學啓急於收編降卒。戈登交出俘虜一千五，囑其不可虐待。後聞程學啓殺俘虜首領五人，戈登大怒，遣返上海，並擬辭職 (註五十八)。

白齊文前以復職未成，極爲氣憤，在滬招募外國亡命徒數十人，其中包括常勝軍免職之馬惇，至此乘機俘獲常勝軍之高橋輪 (Kajaw)，載大量軍火往蘇州投慕王譚紹光。戈登原保證白齊文無意叛變，現竟投入太平軍。而且白齊文能影響常勝軍軍官叛變。戈登若不立即返任，常勝軍有瓦解之危險。乃毅然重新統領常勝軍，採取緊急措施，將崑山城內儲存之軍火運

走以免被白齊文等獲得（註五十九）。戈登之常勝軍遂恢復積極行動，會同淮軍分別克服嘉善之楓涇鎮與西塘鎮，蹙太平軍若干並斬洋人七名。英國陸軍提督柏郎隨即自滬到崑山視察，囑戈登暫採守勢三週，因彼於此時赴北京一行。柏郎爲加強常勝軍之防禦力量，並派英軍數百協助戈登。

常勝軍遵柏郎勸告，防禦太平軍三週，之後於九月二十八日與淮軍，並以礮艇助戰，攻佔蘇州城外之寶帶橋。太平軍於十月一日反攻寶帶橋未果。白齊文率洋人若干夜襲常勝軍亦不果。慕王對白齊文頗不滿。白齊文在太平軍中並不得志。乃致函戈登約期面商一切。白於十月六日晤戈登表示願率其部下及高橋輪來投。二日後白齊文夜出蘇州城再晤戈登議降。是夜白又向戈建議，勸亦脫離清軍，彼此聯合。獨立作戰，組織二萬人，進取北京，建立一帝國，戈登不允（註六十）。

白齊文俘往太平軍之高橋輪，十月十二日爲淮軍副將周壽昌所擊沉。太平軍愈不信任西人矣。馬惇於十五日率洋將七人士兵二十六人，出蘇州降戈登。戈登恐其他未出降之西人受太平軍虐待，乃致書慕王略云：「余謹請閣下考慮貴軍西人之處境。任何士兵出於情願始可作戰，否則不但無益反而有損。閣下如准貴軍之西人自由離去，既可免除外國對貴軍之猜疑，亦可獲得西洋列強之同情。如竟將貴軍之西人斬首，恐悔之晚矣。並祈勿顧慮彼等洩露軍情。蓋余對貴軍之人員槍礮與器械早已知之甚稔。如不便釋放彼等，請先送出傷患，庶無憾焉（註六十一）。」慕王覆函：「頃接來信知欲放出受傷諸人，以便醫治並欲往來買賣槍礮。兼有回去之人道及我處待人情誼。故來候函具見桂臺義重情摯。日前馬惇在蕩口奪獲礮船，正應賞功不知其因何事不辭而去，令人思念。馬惇去後又有白齊文所帶數人，因前受傷，各願回去醫治。是以厚給盤纏，備船派人，發給路憑。已於四日送赴南潯，令上洋船聽其歸去。其餘人等仍在我處，相待如初。至於前在五十三孔橋交戰之時，所獲外邦三人均未加害。馬惇回去必已道及。」戈登得書後即退還馬惇等携去之船礮並贈送馬匹。紹光再覆函戈登云：「賜馬拜收，騎之甚良。槍礮等件亦已領取，種種厚情感謝不盡，至外邦之人來去原聽自便。既不誘之使來，亦不禁之不去，總之我國係與清朝爭取疆土，於外邦毫無嫌怨。前此兩軍陣前捉獲外邦之人，尚且立時釋放。彼此關情豈有來在我處買賣者，轉於留難加害之理。……再啓者洋官白齊文身患重病，回轉上海醫治。路經貴處懇祈勞心飭令輪船護送，庶免妖卡阻攔侵害。」

常勝軍與淮軍猛攻蘇州之前，太平軍中英國人哈利（Lindley）與若干西人，奉忠王李秀成命，在上海附近俘獲常勝軍之『飛而復來』號輪船及船上軍火，駛往無錫，獻與忠王李秀成得賞金二萬元。該輪次年於常勝軍攻常州時焚燬。十一月下旬戈登知南京被圍甚急，欲猛攻蘇州使太平軍首尾不顧。乃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書慕王，謂此時乃議降之最後機會。慕王不應。戈登於二十七日擇蘇州東北角夜襲。常勝軍皆着白衣以免混戰時誤傷友軍。慕王跳足在城上與二十餘西人督戰。雙方激戰三小時常勝軍被迫後退，損傷二百餘人，上尉二人陣亡。次日探知城內除慕王及數首領外，皆願來降。常勝軍於二十九日携大礮四十六門，猛攻蘇州。破葦門長城及齊門石壘，偪城基。常勝軍陣亡上尉一人，中尉五人及士兵五十人，百三十三人受傷。次日忠王見軍心散亂，夜出胥門離蘇州。慕王仍堅守不退。納王郅永寬部放棄齊門外石壘。十二月二日納王等於是晚九時與戈登程學啟相會議降，戈登允保證來降各王之安全。四日蘇州城內太平軍各王開會。慕王反對投降與其他各王發生爭吵。康王乃刺殺慕王。蘇州當夜投降（註六十二）。

戈登恐常勝軍在蘇州搶掠，乃調返崑山頗引起常勝軍官兵之不滿。戈登於十二月六日進蘇州城，先至納王府。納王已與其他各王往謁李鴻章矣。戈登即轉赴東門，見清軍亂放小槍並吶喊，乃勸彼等安靜俾免驚嚇降卒而生誤會。在東門曾遇程學啟，程之態度極不自然。戈登詢問各王與李鴻章會談之結果如何，程學啟支吾其辭，不能作肯定答覆。戈登知不妙，遂與一翻譯騎馬至納王府。時清軍已洗劫納王府。由納王叔父引入，請求先保護女眷。戈登欲派翻譯出去召常勝軍入城，納王府之太平軍軟禁戈登亦不允翻譯外出。午夜二時始准翻譯持戈登函出外求援。翻譯在城門被清軍扣押，求援之書信亦被撕毀。三時戈登知翻譯被捕，乃親自出城求援，其本人亦在南門被扣留一小時。戈登乃到東門常勝軍之衛隊營，立刻派兵去保護納王府。少頃程學啟派員勸少校（Bailey）來見戈登。貝勒見戈登後大哭。戈登獲悉各王已被斬首後，亦激動而流淚。立即往視，發現無頭之尸體散佈刑場，憤怒異常，乃携手槍往擊李鴻章。李事先早已躲入城內。戈登留書鴻章，要求退出蘇州城，辭去江蘇巡撫，聽候清廷旨意。鴻章依馬格里（Macartney）之意見，並即請由馬格里出面與戈登疏解。英軍提督柏郎於十二月十一日自上海到崑山，與戈登商定常勝軍由其節制，不再受李鴻章調遣，僅參與防衛上海之戰爭（註六十三）。柏郎曾坦白向

清政府表示，在蘇州殺降之後英政府可能考慮撤回援助清政府之英國軍官，並解散中英混合軍（註六十四）。

戈登自蘇州殺降之後即按兵不動。後來總稅務司英人赫德（Hart）與戈登商妥常勝軍再恢復作戰。蓋戈登恐常勝軍駐崑山，日久生變，解散亦所不能，並盛傳若干軍官擬投太平軍。同時又恐李鴻章改組常勝軍，而以他人統帶之，果爾則英政府不能控制常勝軍矣，故決定重行加入戰爭，以期戰爭早日結束。戈登乃赴蘇州見李鴻章，促鴻章發表聲明陳述一切。李鴻章遂公告殺降事件，因來降各王要求佔領蘇州城之一半，係出於緊急措施，與戈登毫無關係。而且英國公使普魯斯贊同戈登再加入作戰，並謂英國援助滿清乃為英國謀利益也（註六十五）。

一八六四年二月十九日常勝軍恢復作戰。戈登在無錫近郊一寶塔附近遇一老嫗。該婦告以四個月前，太平軍在塔下處決四個像戈登一樣之夷人。戈登猜測恐係『飛而復來』輪船上之四個外國軍官。常勝軍乃向無錫宜興進軍，所到各處皆已荒蕪狼藉餓殍遍地，飢民甚至以死尸充飢。常勝軍於三月初分別克宜興與溧陽。三月三十日攻江陰華市，則為太平軍擊敗，常勝軍損三百餘人，失槍四百枝。四月二十五日常勝軍往攻常州，泰浦少校（Major Tapp）不幸陣亡。連戰數日常勝軍損失頗大，外籍軍官多人戰死。海關稅務司英人赫德亦來協助攻城。常勝軍及淮軍於五月十一日三路進攻，佔領常州。擒護王等數人，屠殺太平軍數千人。此役為常勝軍最後之戰役。五月十六日退集崑山準備解散。

戈登於五月三十一日在崑山解散常勝軍。其理由為中國不願負擔巨額軍費。英國亦不願戈登繼續在華任職。且江浙之地均已收復，常勝軍亦無用武之地矣。常勝軍此次參戰以來，士氣遠不如前，將士如得報酬亦樂於退伍。該軍解散時，上校及受傷軍官，每人可得遣散費四千元。總計常勝軍作戰以來，西人戰死者四十八人，傷者七十三人共耗軍費五百七十餘萬元（六十六）。

滿清政府於常勝軍攻克蘇州後贈戈登賞金一萬兩。戈登對李鴻章之殺降頗為憤怒，拒受賞金。攻克常州後，清廷以常勝軍解散就緒，賞戈登黃馬褂花翎，並頒給提督品級，章服四襲。首席軍機大臣恭親王奕訢並照會英國以戈登自會帶常勝軍以來，異常出力，厥功甚偉，已由中國朝廷頒賞黃馬褂並加提督銜，並請英國大君主待戈登回國後量加陞賞。實則戈登之為人

與華爾迥異。戈甚廉潔仁慈，常以自己薪餉救濟部下。其作戰目的乃一心解救中國人民之痛苦，俾早日脫離飢餓與死亡（註六十七）。

太平天國於一八六四年顯然已瀕於敗亡。天王洪秀全見大勢已去於六月一日服毒自盡。七月十九日南京被曾國荃攻破，太平天國就此結束。鎮江英國領事艾德金（Adkin）於七月二十五日到南京視察，據其致英國外相羅塞爾之報告云城內能戰太平軍約一萬人。又有外人估計，城內戰士最多不過二萬人，其中城破逃出者一千五百人，被殺者七千人（註六十八）。

太平天國之失敗與其所採之策略頗有關係。天王以下各領袖無知識無見解，而且妄自尊大。其屢次與兵攻擊上海，侵犯英法之利益，迫使英法助清對其作戰，乃太平天國最失策者。一八六二年二月二日太平天國蘇福省（即江蘇改名）儒士黃囑（亦即王韜）上書蘇福省民務達天義劉肇均論取上海事。爲一最切實際最有見解之策略。彼謂英法志在通商，非真欲與太平軍爲難，對之寧和勿戰不可輕失外援，以啓邊釁。並獻明告而嚴討之，陽舍而陰攻之，徐以圖之，緩以困之四策。即（一）由忠王移文英法領事，如肯驅逐清兵全爲通商境界，可不煩一兵，相安如故，否則亦可有辭於彼。（二）勿驟犯上海，先攻他所，或其鄰邑，緩以時日，待英法軍守怠備撤，令太平軍伴作居民，潛入洋涇濱，密約日期，同時合舉，晝夜之間，內外夾攻。（三）先攻崇明，次及海門，如皋、通、泰，再取鎮江，獨有長江，於要隘所在，設江北大關，以納夷稅，藉足國用，然後乘銳大舉，溯江而上，專萃曾兵，復安慶，取黃州，控九江爭漢口，與翼王通問，合兵大進，取黃河以南各地。漢口亦洋人通商之所，取得之後，則洋人難以首尾兼顧，而上海和局必藉以定，（四）盡取奉賢，南匯，川沙，金山及松江寶山，吳淞，使各處貨船不得入口，並絕其食物，相持數月，內姦必生，閩粵之人必乘機起事縱火，洋人雖曰能守，亦必舍而之去。又謂洋人特知自守，曾國藩之踞安慶乃真心腹大患，宜姑置夷人不問，用兵上游，一二年間蕩滌腥穢，奠安區宇，則洋人必稽首稱臣。最後調圍攻上海，當先結援，散衆，儲貨即（一）糾結粵閩寧波之人以爲內應。（二）使洋人猜疑洋行中之粵人，粵人危而不安，變必內生。並解散黃浦中華民海艘。（三）出示輕稅，招徠上海，藩遼、閩、粵失業之商舶，令其暫至白茆、劉河，如此則蘇地店舖不至空虛，而上海市面必然煥散（註六十九）。按此種策略皆針對當時之情形，實爲攻取上海對付洋人之妙計，足以制上海之

死命。宜清人聞之朝野震駭，而太平軍反棄而不用，是真可惜耳。

乙、寧波方面

寧波爲通商口岸之一。其安全亦爲列強所關懷。一八六〇年十二月英公使普魯斯自天津訓令寧波領事星察理 (Sinclair) 謂英國無權保護寧波，只可設法保護英人生命財產。次年五月太平軍攻佔乍浦。英國水師提督何伯自日本長崎派安康特 (Encounter) 號艦長呿樂德克 (Captain Roderick Dew) 前往寧波，訓令其警告太平軍勿攻寧波，並協助該地清軍，佈置防禦。呿樂德克奉命於五月到青浦投書，勸太平軍勿攻寧波，被砲擊。呿乃爲青浦砲擊事件向天京抗議，呿於六月再往乍浦投遞照會，警告太平軍勿進攻寧波。乍浦太平軍守將覆呿樂德克照會，謂不攻寧波，請勿聽清妖誑語，並謂願購英國槍彈。何伯恐太平軍乍浦守將之諾言不堪憑信，乃命呿再度致書警告勿攻擊寧波，否則武力制止。

旋而英公使普魯斯致書水師提督何伯，謂保護口岸即所以保護英國利益。普魯斯同時照會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派智勇兼全，中正廉明之將領防守上海與寧波。清廷於是命浙江巡撫王有齡飭寧波地方官認真防守。寧波地方官吏乃以銀五十萬兩雇英法兵船，代守寧波。英國外相羅塞爾亦贊成在華英水師防守寧波 (註七十)。

及太平軍迫近寧波，英法法駐寧波領事，會商保護外人方略，決派人往見太平軍領袖。於是寧波英領事署翻譯尤雅芝 (A. R. Hewlett) 等，奉英法領事命乘英艦往餘姚，訪晤實天義黃呈忠 (註七十一)。呈忠對尤雅芝等接待甚好，允於太平軍入寧波城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但外人不得幫助清軍。既而法國水師統領兼代寧波領事卜刺 (Leonbry) 乃通告太平軍，謂其職責在保護法國商人教士生命與財產之安全。

太平軍既保證入寧波後不侵犯外人之生命財產。侍王李世賢之部將黃呈忠及范汝增，遂得於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分南北兩路攻佔寧波，太平軍佔領寧波三日後，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 (A. Protet)、英國艦長柯柏德 (Captain J. Corbett) 入寧波城，晤黃呈忠范汝增。呈忠等表示願與外人和好相處，商業即可恢復。柯柏德謂寧波爲英國口岸，彼此能否和好，全視英

國地位利益是否受太平軍侵犯。黃范對於此語頗不快。次日寧波英領事夏福禮 (Frederick Harvey) 入城晤黃范，商談保護外僑事。呈忠等禮貌頗週，云以後遇事當相商。十二月十三日黃范復致書英領事夏福禮，謝其來訪，以事忙不克親往回拜，並重申保持兩國友好與商務關係 (註七十一)。

太平軍討逆主將進天義范汝增因有戰功，天王封其爲首王。左軍主將寶天義黃呈忠受封爲戴王。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首王范汝增自杭州回抵寧波，太平軍鳴礮歡迎，彈及江北岸外人居留地，死傷數人。英國水師兵船總領官柯瑞治 (Commander R. Craige) 照會戴王黃呈忠抗議，謂礮侵英船，要求查辦，並立即答覆。呈忠照覆，允即查出嚴懲。四月二十七日英國水師上校咄樂德克照會太平軍戴王與首王，要求移去城上礮位，英國仍願守中立，和好相處。如城上再向英船施放槍礮，即對之還擊。次日咄再照會黃范，對二十二日礮擊事件要求道歉，爲避免將來再生同樣事件計，太平軍應拆除城外對江北岸 (租界) 之礮臺。果爾，英國仍願守中立。反之，此後如再有礮擊英船事件，即行攻城。四月二十九日黃范照覆咄樂德克，謂日前礮擊爲無意，業已懲兇，拒絕拆除礮臺。並謂過去租界方面劫奪太平軍及擄毀太平軍告示等事，英方從未處置，決裂非所懼，惟望彼此和好，決不啓釁。同日戴王黃呈忠集合寧波太平軍，敘述近日英法軍之無理要求，準備抗戰。五月二日咄樂德克再照會黃范，重提三項要求：(一)滿意之道歉；(二)撤去與英船相對之礮臺；(三)禁止任何人登臨與英船相對之城牆或礮臺。如不應允即封鎖鎮海。次日黃范覆咄之要求三事略謂：(一)前已解釋明白，此後必更謹慎；(二)礮臺係防定海清軍，非清軍來不開礮，但仍允塞閉礮眼，不裝彈藥；(三)閒雜人等不令登城。五月五日清已革職寧紹道臺張景渠照會寧波英領事夏福禮，清軍即進攻寧波，請英法軍相助。於是英水師上校咄，法水師參將耿呢 (Lieutenant Kenney) 於五月八日警告黃呈忠等，於清軍進攻時，如城上礮火擾及江北岸及船上軍民，即還礮攻城。並勸其和平退出寧波。當日黃范答覆謂清軍自何處來即對何處開礮。如恐傷江北百姓，即令清軍勿由江北來攻，自不對江北岸開礮。並拒絕放棄寧波 (註七十三)。

英法對太平軍之答覆不滿，乃於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協助清軍進攻寧波，英艦四艘，英軍二百二十人，法艦二艘，法軍七十人助戰，另有英人在寧波招募訓練之綠頭勇亦參戰。太平軍雖誓死抵抗，卒不敵而敗退。此役法水師參將耿呢及英艦長柯

瑞治與赫斯翰 (Huxham) 等官兵數人受傷 (註七十四)。太平軍退至寧波四郊擾亂。英法軍主將認寧波仍受太平軍之威脅，乃決定協助清軍肅清寧波附近之太平軍。英法軍於五月十四日助清已革寧紹臺道張景渠攻克慈谿。常勝軍分帶馬惇 (Morton) 於八月十一日率常勝軍一隊自上海到寧波，合寧波稅務司法人日意格 (Prosper Giquel) 所教練之中法混合軍 (即花勇一稱常捷軍，約四百人)，進攻餘姚爲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所敗。次日英水師上校呖樂德克，法水師副將勒伯勒東 (A. E. Le Brethon de Caligny)，常勝軍分帶馬惇，常捷軍統帶日意格，清已革道員張景渠，攻克浙江餘姚，戴王退上虞，首王退馬渚。

九月十八日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再佔慈谿，進向寧波。常勝軍統帶華爾奉李鴻章之命率千人本自上海到寧波。常軍由英法軍艦之支援於二十一攻佔慈谿。華爾受重傷，次日死於寧波。太平軍於九月二十四日圍攻寧波，英法軍却之。以華爾戰死寧波緊急，李鴻章增派常勝軍四百五十人前往協防，英軍，常勝軍及寧波之常安軍 (中英混合軍，即綠頭勇)，常捷軍 (中法混合軍，即花頭勇) 於十月九日往攻奉化，爲太平軍所敗。英軍死二十四人，常勝軍將領那師亦戰歿。

法國公使請清廷給法國水師副將勒伯勒東，署浙江總兵割憑，統中法混合軍防守寧波，聽浙江巡撫及寧紹臺道節制。清廷立允所請。於是勒伯勒東與寧波稅務司日意格連續率常捷軍及常安軍攻擊太平軍。先後攻佔餘姚及上虞。日意格曾於攻擊上虞時受傷。勒伯勒東隨即進攻紹興府，不幸於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七日戰敗，其本人以礮炸傷死。常捷軍暫由沙梅 (Cymer) 統領該軍旋退回上虞。上海法軍提督若勒思 (Jaures) 於該年二月四日派副將達爾第福 (Tardide Moidrey) 接統浙東之中法混合軍。

呖樂德克上校所統之英軍及中英混合軍，於一八六三年二月亦頗活躍。二月十七日呖率參將定齡 (Tinline) 及中英混合軍助法人達爾第福所率之中法混合軍逼攻紹興府。十九日爲太平軍寧王擊退，死傷百餘，達爾第福及定齡均重傷死。定齡之死，引起英水師提督固伯之注意，認呖樂德克越權，不應遠離寧波而往攻紹興。及紹興城克服後，呖遂被罷去，常安軍調回寧波 (註七十五)。

英軍及中英混合軍退出寧波外圍之戰鬪後，祇餘法國之中法混合軍戰於浙東。上海法軍提督伏恭 (Faucon) 於二月二十八日以參將德克碑 (Ensign Paul d'Aiguebelle) 接統浙東之中法混合軍。德克碑於九月統花勇一千五百人，會同左宗棠部進攻富陽。次年（一八六四年）三月連攻杭州，均被擊退，將士傷亡頗多。七月清軍與花勇在湖州爲太平軍堵王黃文金等所敗，花勇損傷約一百七十人。太平天國旋因天王自盡，天京失陷而崩潰。僅殘餘之太平軍在浙東活動。中法混合軍之任務已畢，其一千五百人乃於十月十五日解散。

五、結 論

太平天國與列強之關係當在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四年之間，已在序言中闡明之矣。蓋英美法之官方人士在太平天國奠都初期，欲明瞭其真相乃紛紛前往視察，其中以英國爲甚。英使文翰 (Sir S. G. Bonham) 於一八五三年之赴南京，欲親自瞭解太平天國對外國之態度。雖太平天國諸領袖妄自尊大，視外國爲藩屬，以致英使無法會晤東王楊秀清。而英使向其本國之報告則與之同情，認爲其信仰雖有可議之處，然已遠勝一般中國人之崇拜偶像矣！且視其革命運動爲一進步之勢力，具有改革之能力。但太平天國諸領袖智識幼稚，對於西洋的國際關係茫然無知。僅有中國春秋戰國那種「國際」觀念，充其量僅知中國之周圍有若干藩屬經常向中國進貢而已。故英使視察時，太平天國當局囑其依禮覲見東王；並云「如真心敬重可每年來貢」。太平天國諸王之如此無知與自大，頗使外使失望。然列強在這段期間的態度，祇要太平天國不侵犯其利益，她們仍可維持中立。

後來英法因條約問題與滿清發生衝突，太平天國不知利用這個機會與英法聯合，反而於一八五八年英國專使額爾金 (Lord Elgin) 等前往長江視察開埠事宜之際，砲擊英艦。額爾金此行對太平軍之印象甚惡，認其終將失敗，英使此種態度，頗影響英國對太平天國之政策。太平軍於北伐西征失敗後，自一八五九年起即轉而經略東南，先解南京之圍，旋攻克蘇杭然後圖取上海寧波。蓋上海寧波爲通商口岸，亦爲英法聯軍之補給中心，乃其利輦所在地。英法爲維護本身在華之利益計，其政

策遂由普通中立，終則以海陸軍直接參加保衛上海寧波之戰。外人之協助清軍不特有關上海寧波戰役之勝負，且無形中決定太平天國整個命運。

英法除以正規軍協助清軍保衛通商口岸外，復協助清廷組織中外混合軍，如常勝軍中之軍官多為英美法及其他西洋國家人士，為中國最早之中外混合軍，縱其組成分子複雜，其作戰目的不純，但戰鬪力則強，對於撲滅太平軍之戰役有極大之貢獻。此外英法在寧波方面分別組織中英混合之常安軍，又稱綠頭勇；中法混合之常捷軍，又稱花勇，這兩種中外混合軍亦有相當之戰績。

太平軍並非不知西洋武器威力之驚人及其戰術之優良，故亦招募西人助戰。惜其僅知與西洋私人交往，而不知與其政府合作，加以戰略錯誤，侵犯列強之利益，而與列強發生正面衝突，此實為太平天國失敗原因之一也。

附 註

- (註 1) Blue-Books: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pers Respecting the Civil War in China, 1853.
- (註 11) 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 pp. 456-8.
- (註 3)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pp. 469-470.
- (註 4) 郭庭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頁二三八至二四二。
- (註 5) Blue-Books. op. cit., 1853.
- (註 6) Ibid., 1853.
- (註 7)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頁二四三至二四四引用，忠武公會辦髮逆奏疏，卷11。或見 E. G. Fishbourne, Impression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 its Prospects, 1855.
- (註 8) Meadows, op. cit., pp. 257-261.
- (註 9) Blue-Books, op. cit., 1853.

(註十) 太平天國三年三月廿四日(即陽歷一八五三年四月廿八日)詔書云：「爲通曉體制，令仰遠方兄弟知照事：天父皇上帝派遣吾主臨凡，卽爲天下萬國之眞主。天下臣民有願來朝者，對於體制必須嚴格導守。彼等必須具文奏明，自爲何人，所操何業，來自何處，先行具奏，始准朝見，此諭。」

(註十一) Blue-Books, op. cit., 1853.

(註十二) 李桂：金陵兵事彙略卷一。

(註十三) Blue-Books, op. cit., 1853.

(註十四) Meadows, op. cit., pp. 307-309.

(註十五) Blue-Books, op. cit., 1853.

(註十六) 郭廷以前書頁三六八。

(註十七) T. Dennett, 'Americans in Far Eastern Asia, pp. 210-212.

(註十八) Ibid, p. 212.

(註十九) Ibid, pp. 212-213.

(註二十)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第一冊頁111。

(註廿一)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Selected by Paul Hibbert Clyde, pp. 24-26. or Morse &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74.

(註廿二) 郭廷以前書頁三一九至三二一。

(註廿三) Dennett, op. cit., p. 234.

(註廿四) 見太平天國史料選爾貫珍所載有關太平天國史料第四部分頁五三九至五四〇。

(註廿五) Laurence Oliphant, 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Vol. II, p. 309.

(註廿六) Ibid, Vol. II, pp. 448-449, quoted from the Blue-Books.

- (註廿七) Ibid, Vol. II. pp. 229-236.
- (註廿八) 郭廷以前書頁六〇三。
- (註廿九) 洪仁玕供辭(逸經，二十期)。
- (註三十) 李圭金陵兵事彙略卷三。
- (註卅一) 蕭一山：李秀成覆英國教士艾約瑟楊篤信書並跋(國聞周報十三卷四十一期)。
- (註卅二) 謝興堯：關於「上海在太平天國時代」的史料(國聞周報十三卷廿三期及廿五期)。
- (註卅三) Stanley Lane-Poole, *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 in China and Japan*, Vol. I, p. 409.
- (註卅四) Ibid, Vol. I. p. 420.
- (註卅五) Ibid, Vol. I. pp. 433-434.
- (註卅六) 郭廷以前書頁八三七至八四三。
- (註卅七) 中興別記卷五十四，太平天國外記。
- (註卅八) 郭廷以前書頁八六七至八六九。
- (註卅九) Stanley Lane-Poole, op. cit., Vol. I, p. 43b.
- (註四十) 李秀成供辭(左舜生選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 (註四一) Holger Cahill, "A Yankee Story", the Story of Ward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 142-147.
- (註四二) 清甘肅董恂撰洋兵紀略，引用蘇撫薛煥之奏稿。
- (註四三) 謝興堯，前文。
- (註四四)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 74.
- (註四五) Holger Cahill, op. cit., p. 172.
- (註四六)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p. 139.

- (註四七) Ibid, p. 140.
- (註四八) 董恂，前書，引用李鴻章奏稿。
- (註四九) 同右。
- (註五十) 郭廷以，前書，頁九四八。
- (註五一)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 86.
- (註五二) Holger Cahill, op. cit., p. 253.
- (註五三)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 86.
- (註五四) A. Egmont Hake, *The Story of Chinese Gordon*, p. 57.
- (註五五) Ibid, pp. 77-82.
- (註五六)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 97.
- (註五七) Holger Cahill, op. cit., p. 260.
- (註五八) A. Egmont Hake, op. cit., pp. 92-93.
- (註五九) C. A. Montalto de Jesus, op. cit., p. 179.
- (註六十) Ibid, p. 184.
- (註六一) A. Egmont Hake, op. cit., pp. 107-109.
- (註六二) Ibid, pp. 124-130.
- (註六三) C. A. Montalto de Jesus, op. cit., pp. 194-199.
- (註六四) A. Egmont Hake, op. cit., p. 153.
- (註六五)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p. 101-106.
- (註六六) A. Wilson, *The Ever Victorious Army*, pp. 243-244.

(註六七) A. Egmont Hake, op. cit., pp. 203-209.

(註六八) A. Wilson, op. cit., pp. 331-334.

(註六九) 郭廷以，前書，頁八五三至八五五。

(註七十) 同右，頁七八七至八〇四。

(註七一) 李秀成供辭謂寧波洋兵通誘太平軍，大約即指此事而言。

(註七二) 郭廷以，前書頁八三三至八三六。

(註七三) 同右，頁八七四至八九二。

(註七四) H. B. Morse, op. cit., Vol. II. p. 78.

(註七五) 郭廷以，前書，頁九六五至九七一。